有的人活在过去，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心里一遍遍的继续发生；有的人活在未来，从无数的可能性中寻找活的最好的自己。

有一个星球上的人所在的星系有四个太阳，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极昼之下。时间像无数束的原丝通向同一个节点，然后被编成线。一般的人活得像梭，往前是看不清的未来，往后是已经编好的过去。 而我是丝，你的未来亦是我的过去，我活在昔今与未来。

我好像活过很多次，有次我是一个印度的科学家，尽管生活拮据与别人合租一间破烂的公寓，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研究，每天我都会肉体被折磨，有时候是半夜风扇停了热到中暑，有时候是被墙上的木刺扎到。我最后发明了笑气喷罐，一瓶笑气压出来的时候像奶油一样的喷罐。

所以当无时无刻不在的我看见她的时候还是被惊艳到时，你能想象一下她有多漂亮。

她正和母亲一起在街边行走，有一点瘦，显得整个人弱弱的。

有一次我是一个大政奉还前的日本人，为了打倒德川幕府走遍世界寻找盟友与资源。在时间线上这应该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个人。那是一个男人，在我的每个梦境般的人生中都有出现，他如孟非托斯一般接近我，令我发达，然后在我最欢欣的时刻送给我一辆豪车。只不过我知道，在每个人生里，我坐上他的车就会死，我坐上车的那刻就再避免不了死亡。

所以一般我不在一条线上待太久，我有些担心他的出现。但这次除外。即使我本该走了。

我走上前去，话说了无数次般向母女俩开口。我告诉她们，要马上离开这里，不然令人害怕的事就会发生。在我说之前我就知道她们的反应，因此当她们启动汽车的时候我也好不害臊地打开后车门坐在了她旁边。

我很快就和她熟络了起来，车还没开到终点，我就以及对她动手动脚了起来。

我有一次是一个支持复兴繁体字的学者，为了去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在两岸之间来回沟通。当大陆的军队开进台北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被人利用了。还有一次我学的专业是木头抛光与打蜡，毕业后我就和学农业的同学合资去种香菜去了。

我发现我离不开她了。

她的学校校长处于善或恶想要让她和学校的体育老师结婚，她班上还有一个想追求她的公子哥。

有次我活在她的人生去上课时，那个公子哥走到我面前用日语向我搭讪。出于恶趣味，我告诉他我不会说日语，请用kanji和我说话。正当我恶心这位公子哥的时候，她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正和同学讨论问题。

我有些恐惧，如果她在我面前，我所在的人生又是谁的？我不是在她的人生吗。

公子哥也吃惊坏了，他看了看她，又回头看我。看过去又看回来，然后问我，我是谁。

我一把搂过她，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本人，这是我妹妹。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了鬼屋大赛，参赛者要设计自己的鬼屋，最后比比谁的设计最恐怖。

我自然是邀请了体育老师来我的鬼屋，我也不知道鬼屋里我放置了些什么，但是当他破门而出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去医院看望他出院的时候他却很清醒。他恭喜我赢得了她的芳心，并邀请我坐他的车，由他把我送回去。

又来了。我的孟非托斯。

我还是跟在他旁边坐了上去。他的车是那种两座的豪车，没有车窗户，天窗倒是有。他把车开到没有人的郊外，转身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我也击败了他。我把他的头摁在方向盘上，趁他不清醒的时候把他脑袋往后一揪，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笑气喷罐，往他嘴里鼻子里喷，直到他七窍外皆是笑气奶油。然后我走了出去，把车门扣死，保证空气不流通。

我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我发现我经历的每条人生都没有失败，或是失败前我就离开了那段人生了。所以我看不到失败后的景象，没经历过失败后的挫折与后悔。

我再次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张开嘴，往嘴里喷了剩下小半罐笑气喷罐，然后关上了车门。

我终究还是死了，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